

神漁

SHENYU



新 蕾 出 版 社

神 漁

邱国鹰等整理

*

新 華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3.625 插页 2 字数 67,000

1982年9月第1次

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2,000

统一书号: R10213·125

定价: 0.35元

内 容 提 要

你到过东海吗？你见过能游水的鹿吗？你知道猪会和章鱼打仗吗？还有，乌龟壳为什么是裂的呢？渔船的底为什么要漆成红白两色呢？这每一个问题，都包含着一段有趣的故事，读了这本《神渔》，你就会知道的。

浩瀚无垠的东海，不仅景色壮丽，物产丰富，还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和故事，《神渔》就是从中精选出来的民间故事集。这些故事题材广泛，内容积极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，且反映了海洋的风貌。不信，你读读看。

— 目 录 —

神 渔.....	1
海 螺.....	14
鲁班造船.....	23
海鸥为什么是白的.....	29
女儿礁.....	34
石公鸡喔喔啼.....	40
三粒枣核.....	48
斧头礁.....	59
玉莲姑娘.....	68
龟岩闪闪亮.....	75
陈三镜和五娘鞋.....	80
海龟的背壳为什么是裂的.....	86
聪明的阿龙.....	90
智周观棋.....	95
三锅金与三锅银的故事.....	102
打鹿公.....	107

神 渔

“三月三，鱼上滩。”这一天呀，一群群的鱼，在大摆鲨^①的带领下，越洋过海，游到东海边一个孤岛周围，规规矩矩地绕上一圈，头晃三晃，尾甩三甩，然后才成群游归深海。年年如此，从没中断。鱼群到这个孤岛干什么呢？老一辈的打鱼人说，它们是在朝拜鱼神爷哩！这鱼神爷呀，不是玉皇大帝封的，也不是龙王子孙世袭的。他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鱼人。普通打鱼人怎能成为鱼神爷呢？这其中有一段缘由哩！

—

很早以前，东海岸的一个岛上有一个穷打鱼人，姓陈。他从小死了爸妈，无处投靠，孤苦伶仃。由于成天上山砍柴，下滩捡螺贝，他全身被太阳晒得乌黑乌黑的，大家都叫他“乌姆”^②，日子长了，倒把他的真名字给忘了。“乌姆”、“乌姆”叫顺了口，好听哩。叫一声乌姆，添一层

① 大摆鲨：鲨鱼的一种。

② 乌姆：方言称小孩为姆，乌姆即黑小孩。

亲热。常常是东邻接济他一瓢番茄丝，西家送给他一把咸鱼鲞，岙里的穷打鱼人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姆嚶！

岸边的礁石硬，海边的孩子勤。乌姆个子还没船高，臂膀还没橹绳粗，就到船上帮忙干活了。他跑到船头，帮渔哥哥起锚；他跑到船尾，跟渔爷爷掌舵。扬帆了，“嗨哟嗨哟”，他相帮着扯篷；摇橹了，“吱扭吱扭”，他搭伙着使劲。大家喜欢他勤快、懂事，就教他掌船舵，划橹桨、识水流、辨风向。大人细心教，乌姆用心学。也不知经过多少风，也不知历过多少浪，只晓得破渔袄穿了脱，脱了又穿，穿穿脱脱十八载，乌姆长成壮后生，成了船上的好把式啦。

乌姆长大成人了，可是他家里除了爸妈留下的一间破草棚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置不起船、买不起网，用什么法子糊口呢？他只得到渔财主船上当雇工。这渔财主也姓陈，推算起来，还是乌姆的族叔哩！可是，海里的乌龟恋的是鳖，天底下的财主亲的是钱。这财主心贪着哩！海里的水全变成他舱里的鱼虾，他不嫌多；滩上的沙全变成他柜中的金银，他不嫌重。他那把二十三档的算盘从头顶上拨拉下来，一点铜钱末也不让滑走。渔雇工们常说，入了渔财主的渔舱，好比进了阎王殿，苦着哩！这渔财主可不管乌姆是什么族亲不族亲，欺他孤身独人，专拣重活、难活来刁难他。同是做牛马，乌姆比别的雇工多受三分罪。

有一年春天，突然刮了一阵大风。那风真大呀，一时间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，大海发了狂，几丈高的浪涛一阵接一阵呼啸着滚过来，好象要把天空倒转过来似的。大风连着刮了三天三夜，潮水高了一丈，沙滩矮了两尺，真叫人心寒啊！渔财主早早叫乌姆把船驶进港内避风，又逼他日夜守在船上，说是船保不住，乌姆的“六斤四”也别想保住。乌姆在船上苦熬了三天三夜，那么个壮壮实实的打鱼后生，也给狂风急浪搅得昏头转向，五脏六腑象是全往外掏。好容易盼到风浪稍息，他系好船缆抛好锚，东颠西歪地上岸，想回家烧点热汤水充充饥，歇歇气。

刚上得岸，忽听见一声声呼唤：“乌姆！乌姆！”是谁在叫呀？乌姆看看滩头，滩头没有动静；乌姆看看岸边，岸边没有人影。他疑心是自己太累了，耳朵嗡嗡叫，听错了。正拔腿要走，又听得一声叫唤——“乌姆，不要走呀！”这一声听得真切，声音是从礁岩上传来的。乌姆快步上岩去一看，嚯，只见礁岩上横着一条宽头窄尾、金鳞银鳍的大鱼！乌姆讨了十多年的海，没见过这么大的鱼；乌姆识得百种鱼虾，却叫不出这种鱼的名。他紧走几步，到了大鱼前。大鱼又开口了：“乌姆，乌姆！这阵恶风害得我回不了海，你快快帮我一下吧，我会好好报答你的。”

乌姆看大鱼的鳃巴，大鱼的鳃巴艰难地一扇一扇的；

乌姆看大鱼的身子，大鱼的身子不时地抽搐着；乌姆看大鱼的眼睛，大鱼的眼睛流着泪，“叭哒”“叭哒”滴在岩石上。大鱼实在可怜呵，乌姆卷起衣袖来相帮，可是这条鱼太大了，要提提不起，要推推不动。乌姆费了好大的劲，破渔袄全湿透了，



大鱼还是纹丝不动。乌姆急了，用肩膀顶着鱼背，用足平生气力，咬紧牙，喊了声“嗨唷嗨！”猛地一下才把大鱼顶下了海。

大鱼一入了海，顿时活蹦乱跳的，弓着身子，“扑通”“扑通”向乌姆鞠躬；接着，它往海里沉了一会，把尾巴一甩，刹时尾巴托起了一盘黄灿灿的金子。大鱼叩了三下头，说：“乌姆，乌姆，这是我的答谢，你收下吧！”

乌姆看了看金子，摇摇头。

大鱼又往海里沉了一会，把头一抬，刹时头上顶起了一盘雪白白的珠玉。大鱼甩了三下尾，说：“乌姆，乌姆，这是我的答谢，你收下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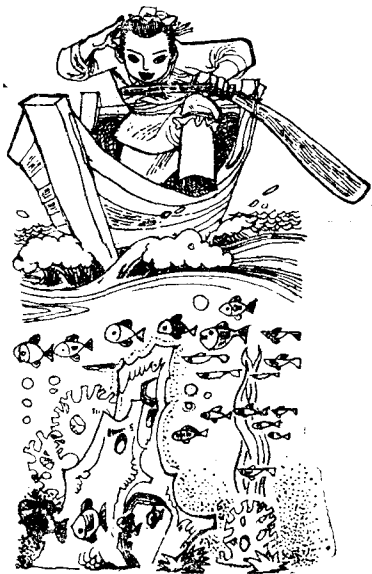
乌姆看了看珠玉，又摇摇头。

大鱼为难了。它想了想，说：“乌姆，乌姆，你不要金子，不要珠玉，叫我用什么答谢你呢？好罢，你在我滴在岩石上的泪水擦擦眼睛，我让你每一次出海，鱼满船来虾满仓！”说完，依依不舍地告别了。

乌姆回到礁石上，用手指蘸着鱼泪，擦了擦自己的眼睛。过了一会，觉得没有什么异样，也就不声不响地回家了。

二

风过浪静，渔财主催逼出海。船出了港，直驶外洋，船老大吩咐放网。乌姆象平日一样，和众水手拿起渔网就撒。网撒出一半，乌姆忽然觉得眼睛一亮，啊，怪了！碧蓝的海水变得雪白透明，海底的一切都清清楚楚现在眼前。乌姆看到，现在下网的地方，一条鱼也没有，只有一堆乱石，乱石尖好象鲨鱼的利齿，杂乱地直立着。噫呀，好险，这一网下去，不但捕不到鱼，只怕连网



也难以收回来哩！乌姆再向远处看，离船大约三、四十庹^①的海底，却有一大群黄鱼在嬉游翻腾，金黄金黄的鱼脊背叠着鱼脊背，象是一座金山。乌姆高兴极了，对着船老大大声叫：“这里放不得网，快开船，到前面三、四十庹的地方再放！”

老大将信将疑，吩咐收了网，把船往前驶了三十多庹，刚巧驶到黄鱼群的旁边。乌姆瞪大眼睛，看得准准的，和众水手把网撒了出去，不偏不斜，准准地把黄鱼群罩住了。这一网可厉害啦，才一会儿，只听得船头船尾、网里网外一阵“嘎嘎嘎”的欢叫。网刚拉出水面，黄鱼就浮满了船舷，一眼望去，金灿灿的一片，好比满地的黄金。这些鱼晃头的、甩尾的，拥拥挤挤，熙熙攘攘，有的还一蹦蹦到船板上。大家高兴透了，七手八脚地庖呀、捞呀，装了中舱装前舱，船舱装满了堆船板，船板都堆满了，网里还有一半哩！正要在邻近撒网的几条船看这情景，也赶来庖捞，都装了个满载。

船老大打了四十年鱼，从没见过这样大的网头。他惊奇地问：“乌姆，乌姆，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大鱼群？”

乌姆笑了笑，脱口说：“我亲眼看见的！”

老大摇摇头，不相信地说：“你这个老实孩子，怎么

① 庹tuǒ——量词。成人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之间的距离，约合五尺。

也讲出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话来了！”

乌姆自己也觉得事情怪呵，不过，他觉得三言两语难得把事讲清楚，所以没有吭气。

不管船老大相信不相信，奇怪的事接连发生了。以后几个潮汛，随着乌姆的指点，他们的船又连着打了满载。这一来，船老大才觉得乌姆确实大有名堂，就一再追问。乌姆把救了大鱼，用鱼泪擦眼的事从头到尾说给大家听。船老大一拍大腿，高兴地说：“嗟呀，你这是遇到海神啦！海神送你一双神眼哩！这一来好了，我们不愁打不到鱼了！大家也都向乌姆道贺。

这时，旁边一个水手插嘴说：“好是好，可是鱼打得再多，还不是渔财主的，我们照旧是番茄丝汤当饭，臭咸鱼鲞作菜，能有什么好处！”

乌姆想：对呀，有了这双神眼，不能再给渔财主做牛马，为他的银库添钱财啦！不如辞了工，和大家一起弄几条小船出海，捕来的鱼全归打鱼人自己多好！他把这想法向船老大、水手说了。大家齐声说好。

回到村，老大领着乌姆一班水手向渔财主辞工。渔财主打从父亲手里接过这份家当起有三十多年了，还从没碰见过穷雇工不等渔汛期结束就辞工的。他在心里头把算盘珠拨拉了一通，过了半袋烟工夫，才拉下驴脸，白着眼珠子，冷笑着说：“哼，三脚蛤蟆难寻找，两脚渔工容易雇。不

干就别干了！不过，不等渔汛期结束就不干，那就别怪我不付工钱罗！”

船老大和乌姆也不与他计较，设法弄来几只旧舢板，修了修，拼拢几张旧渔网，补了补，就出海了。海阔浪高，船小网旧，打鱼难呵！可是如今乌姆有了一双神眼，大家心里有底哩！用自己的船网打鱼，乌姆的眼睛更灵光了。大家按照乌姆的指点，专拣鱼多的地方下网，一网一舱，两网一载，一潮水下来，几条小船全是金山银堆。这一来，打鱼人可高兴啦！他们第一次有了这么多属于自己的鱼呀。大家买了柴米办了肉，抬来三坛陈老酒，象过年一样，痛痛快快庆贺了一通。

半个月过去了，渔财主四出招揽，竟连一个打渔人也雇不到。原来，村里和邻近穷打渔的全跟上乌姆了。小船越来越多，螺号一吹，长长的一串，船头接着船尾，船尾连着船头，数一数，嗨，足足九九八十一条！乌姆的小船打头，一长列舢板随后，远远看去，就象一条长龙，在大海汪洋中遨游。小船再多，渔网再旧，都不要紧，只要乌姆眼一张，找准了鱼群，手一指，八十一张网一撒，八十一条船就满载了。打鱼人的日子眼看着红火起来了。

三

打鱼人的小船装满了鱼虾，渔财主的大船积满了泥

沙。

打鱼人的日子红火了，渔财主可恼火了。

渔财主派人四处探听，终于问出了乌姆神眼的秘密。他又恨又喜：恨的是乌姆不该领头辞工，断了他的财路；喜的是只要劝得乌姆回心转意，不怕海里的鱼不往他陈家船舱里钻。

一天，渔财主趁乌姆歇海，带着三大挑礼品到了乌姆家。一进门，他横肉抖三抖，虾腰弯三弯，露出一嘴大狗牙，一连声地打哈哈，说：“好侄子噯，老叔看你来了。”

乌姆一见这架势，就把他的来意猜着了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这双金脚板今天怎么进我这茅草寮？我这里可没有你站脚的地方！”

渔财主满脸堆笑，拱着手说：“胳膊再粗也不能向外弯，船帆再大也离不得桅杆。我们同宗同谱同条根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？你还是回到老叔这里来吧，我让你当管家，统管我的十条大船五十二只舢板。日后啊，嘿嘿，我包你冬穿皮袄夏着纱，三餐酒肉喷喷香。”

乌姆强按着一肚火气，斜着眼说：“当管家，那好呀，我们八十一条小船的伙计都上你那儿当管家！”

渔财主紧凑一步，拉着乌姆的衣角，说：“嘿嘿，管那些人干啥！他们生就的咸水脑袋，讨饭人的骨头，只配给你我当奴才！”

乌姆越听越发火，眉毛倒竖，牙齿紧咬，不等渔财主再讲下去，一把将他推出门外，大声斥责说：“生我的是爹妈，养我的是乡邻。为着众乡邻，我宁愿不吃酒肉吃风浪。叫我当你家的摇钱树，哼，妄想！”

渔财主碰了一鼻子灰，气得心口疼，躺在床上三天三夜起不来。

鲨鱼恶，比不上渔财主心肝恶；河豚毒，比不上渔财主的肚肠毒。他想：“无毒不丈夫，不狠难发财。乌姆不吃软的，我就来硬的。他不就靠一双眼睛么？挖掉它！没了神眼，那班穷打鱼的就会乖乖来给我当奴才啦！”一天夜里，渔财主派了打手，乘乌姆熟睡不备，把他的一双眼睛挖掉了。

船老大和众水手看到乌姆为了大家，被挖掉了双眼，心疼极了。东家采草药，西家熬汤汁，轮流照料他。

乌姆失明了。没有了神眼，小船难打到鱼了，有几回连舱底都没铺满，打鱼人又发愁了。

乌姆晓得了，急切切，火燎燎，再也躺不住了。第七天头上，他拄着根竹拐杖，摸索着下床，也不顾众人的劝阻，跟着小船出了海。到了大海，乌姆觉得眼前是一片漆黑，先前看得清清楚楚的礁岩、海藻、鱼群，现在却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乌姆急得拿起竹杖，敲得船板“笃笃”响，一头靠在竹杖上发呆，心里想：海神呀海神，你算白送我

神眼啦！如今打鱼兄弟又要遭难了，你快来相助吧！才想到这里，噯，怪事来了，他忽然从竹杖上隐隐约约听到一阵响声。仔细一听，“咕咕咕”，“咕咕咕”，这分明是黄鱼在海涂上叫唤嘛！乌姆又高兴了，吩咐大家说：“这里黄鱼在叫哩，快下网，快下网！”

按乌姆的指点，一网下去，果然打上了黄鱼，每一条船都装了个平舱。

船继续在洋面上驶，乌姆拄着竹拐杖，船头、船尾、左舷、右舷摸着走，细心地听着海里的动静。不久，他在左舷边听到一阵“嘎嘎嘎”的响声，这是黄鱼在水中游嬉哩！乌姆又连忙指点大家撒网。这一天，小船队又是满载。穷打鱼的脸上重又有了笑容。

不多久，乌姆用竹杖听鱼的消息又让渔财主晓得啦，他恨得直咬牙。他恨乌姆为穷打鱼的尽力，处处与他作对，害得他大船搁海滩，舢板底朝天，两个月赚不到一文钱。这个狠毒的家伙使出最后一招，用重金雇用几个恶家丁，在一个月黑浪高的夜晚，把乌姆害了！

渔财主害死了乌姆，不敢把他抛入大海，怕海神搭救；又不敢撂在村里，怕打鱼人发觉。就和恶家丁一起划了一条小船，连夜把乌姆尸体丢到一个孤岛上，用乱石堆盖，然后偷偷摸摸把小船往回划。不料刚离开孤岛，平静的海面突然掀起一股狂风，狂风激起巨浪，好象伸出无数

只巨手，把渔财主和恶家丁拖入了大海。

船老大和打鱼人到处寻找乌姆，八十一条小船分成十几路。找遍了三十三个岬口，岬口没有乌姆；找遍了三十三个滩头，滩头也没有乌姆。海水涨退不到的岩洞寻遍了，水鸟不敢栖息的礁岩寻遍了，见不到乌姆的踪影，听不到乌姆的声音，找呀找，直到第四天头上，才在那孤岛的乱石堆下找到了！

看着乌姆的身尸，打渔人好伤心呀！渔婆婆、渔姑姑的眼泪流入了大海，海水也涨高了；渔老大、众水手痛骂渔财主，天色也跟着阴沉了。按渔家最隆重的仪式，大家一人一抔土，一人一块石，把乌姆安葬在孤岛的向阳处。

当天夜里，船老大梦见乌姆了！他还是那个样，穿着破渔袄，拄着竹拐杖，笑吟吟地说：“老大、老大，不用伤心，海神说了，叫我们把船底涂得白白的，船头涂得红红的，不愁打不到鱼。”船老大和众水手晓得，乌姆还把穷打鱼的记挂在心上哩！于是，按他的吩咐，把小船全涂成白底红首船。果然，这种船一出海，鱼群就纷纷游近前来，常常是满载而归。大家喜欢这种船哩，就给它起了个名，叫“白底船”，靠它又过上一段好日子。后来，别的人看白底船能打到鱼，也跟着学样，白底船越来越多，一直到解放初期，我们这一带还大多用这种白底船打鱼哩！

乌姆遇害的那天，恰是农历三月初三。海神一直记挂

着这个救命恩人，每年到了三月三，就叫鱼子鱼孙到孤岛去祭拜乌姆。这就是“三月三，鱼上滩”的来由。打鱼人呢，也认定乌姆才真是渔家的鱼神爷，就在孤岛上立了庙，家家户户纪念他，代代传颂着他的故事，直到现在。

（邱国鹰 整理）